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獨手巧 八、巧得千里馬

二人走出不遠，天光大明，沿途又發現了兩處火燒過的城堡和一具殘屍。一輪朝陽業已升起地面。遙望前面黑壓壓一大片，途中時有車馬往來，多是好些人結隊而行，孤身行客極少。偶然遇到兩三人一起，都是窮苦土人，除卻僱有鏢師的官紳商客，所遇土人十九面有菜色，神情均極愁苦。沈鴻暗付：自明中葉以來，閩黨威權日重，地方上的土豪劣紳又極橫惡，貪官污吏上下勾結，鬧得民不聊生，刀兵四起，照此形勢，天下非要大亂不可。自己的仇人便是一個著名惡霸。正在氣憤，姜飛忽然笑說：「到了！」往前一看，朱仙鎮相隔已半里來路。

鎮上人煙稠密，甚是熱鬧，並有一列高大的土牆環繞全鎮，比尋常小縣城強得多。柵門剛開不久，好些趕集的商販挑了菜蔬和各種用具正往裡面搶進，全鎮長達三四里，行店甚多，人語喧嘩，往來如織。每家店內都堆滿各種貨點，飲食用具無不齊備，熱鬧繁盛，看不出有一點兵荒景象。

半條街還未走完，便有店伙來迎。姜飛精明仔細，先把價錢問好，說明打尖，只歇半日，再去投店。匆匆進店飲食，便就客房臥倒。

午後起身洗漱，拿了行李便去看馬，先想僱用，後問出僱馬還要跟人，並管食宿，湖北馬貴，帶到老河口賣掉還有餘錢，當日又是馬市，可憑目力隨意挑選。二人一、想買馬上算，趕往一看，馬群甚多，稍好一點便要百多兩銀子一匹，方覺大貴。忽聽西北角上眾聲喝打嘈成一片，中雜馬嘶之聲。

擠將進去一看，原來內中一匹花馬性子太烈，週身泥土，試馬時將馬主甩跌了三四個，氣得馬販將馬絆倒，打得亂進亂跳，差一點又將馬販子踢傷，因此大怒，說要打死去賣馬肉。二人見那馬昂首悲嘶，怒吼不已，雖然週身泥土，形態難看，筋骨似頗強健。

問知日前土人出售，說是拉車的馬，只十兩銀子馬價，料是無人騎過，故此驚跳，不肯容人乘騎。沈鴻在家時便愛騎馬，識得一點馬性，心想此馬可憐，百多兩銀子一匹的馬我也買不成，莫如用十兩銀子救它一命，能騎則騎，不能放向深山之中，省得活活打死可憐。心念一動，上前勸阻。

馬販人頗粗豪，笑說：「此馬實在可惡，三天工夫為我闖了好幾次禍，耽誤了許多生意。相公好心，只肯出十兩銀子，不要我包騎，便可由你帶去。」

姜飛幼童心性，因見價廉，又恃練有武功，和沈鴻一樣心思，打算一試。見馬販不管試驗，說定就算，還想爭論，沈鴻已先答應，交了十兩銀子。

馬販笑說：「你這位相公人倒痛快，我還有一副鞍轡，有八成新，索性代你上好，省你一點手腳。這馬可惡到了極點，最好餓它幾天才騎，真要小心一點呢，鞍轡價錢隨便你付好了。」

說罷便由棚內取出，將馬放起，為防萬一，後腿綁繩未解。

二人見那馬打得週身是傷，口角流血，昂頭望著自己，一動不動。等到鞍轡上好，沈鴻又付了一兩銀子，便去解那綁繩。馬販子手抓馬韁，剛喊「小心」，綁繩已解。那馬四蹄踏地，昂首一聲驕嘶，只將馬尾一擺，目光斜視二人，並未發作。

姜飛看著，便將行囊繫在馬上，笑說：「我來試它一試。」

馬販子方要勸阻，姜飛人已經縱向馬上，見馬立定未動，笑說：「我人小，大哥何不上來同騎，要不犯性就此走罷。」

姜飛看出那馬並不倔強，與方才所聞人一上騎便瘋狂亂跳之言迥乎不同。只管週身傷痕，依舊昂首挺立，毫無畏縮之容，心中奇怪，笑說：「此馬也許被人打服，看這神氣決不妨事，可惜週身是傷，能給他上點藥才好。」

馬販子見姜飛騎上馬並不動，雖然韁繩未鬆，與前幾次倔強亂跳不同，只當馬膽已寒，也覺奇怪，忙將傷藥取出。姜飛重又跳下，討些水來代它敷上，並將浮泥刮去了些，勒緊肚帶。二人一同騎上馬背，要過韁繩，稍微一動，馬便四蹄划動。先環著馬場跑了兩圈，進退動作全如人意，又快又好。

旁觀諸人俱知那馬兇惡，見狀好生驚奇。馬販子久走江湖，頗有眼力，見兩小弟兄並坐急馳，檔裡頗有功夫，迎前笑道：「果然馬會挑選主人，我多年內行，從小吃這行飯，竟會走眼，看神氣此馬已不會再犯性，算我瞎眼，看準它是千里馬，到了手中又被滑脫，活該我沒有這樣財氣。光棍說話，如釘釘木，不能不算。二位相公快請上路，省得被人看見難過，還當是我出花樣。」

說時，二人遙望斜刺裡有幾個壯漢搖手跑來，也未理會，聞言還未及答，那馬忽然腳底加快，往左側面無人之處馳去，轉眼便到大街之上。午後鎮集已過，路人不多，二人一馬穿鎮而出，一晃便走出朱仙鎮，順大路往前趕去。快出城時，姜飛聞得身後吶喊，偏頭回望，見方才那幾個壯漢隨後追來。馬行極快，已先跑出土城，也不知為何事，是否在迫自己。

二人騎在馬上，只見兩面田野樹木電一般往後倒退下去。遙望夕陽西墜，估計一口氣跑了好幾十里，那馬還未停歇。越看那馬越愛，想起馬身有傷，餘藥尚在，低頭一看，急馳了一陣，馬腿傷口已有血痕浸出，好生憐惜。

方想尋一有水之處下馬敷藥，那馬跑得正急，忽把腳步收住，朝去路迎風昂首，似在傾聽神氣，跟著把頭一偏，捨卻正路，往斜刺裡山溝中躡去，跑得更急，竟不聽主人之命。道路早打聽好，恐其走錯，本想勒回原路，不料馬頭已被勒彎，依舊前躡，又見馬口流血，恐其疼痛，前面恰有水聲，正好尋水敷藥，便由它去。

鬆開馬韁以後，那馬急馳了十多丈，忽又停步，貼崖而立，好似借著崖側大樹掩避神氣。心方不解，猛聽山溝外去路一面有大隊人馬馳過，又有一支響箭飛起，這才明白那馬途中發現警兆來此躲避，越發歡喜，便下馬來，鬆了肚帶，牽往前面小溪飲水，並代敷藥。

那馬隨在主人身旁馴善異常，二人萬想不到無意之中花了十一兩銀子竟得了這樣一匹千里駒，喜出望外。有此好馬，計算途程，不消三日便可趕到老河口。到時能留則留，如其不能，便放向深山之中，省得落入惡人之手。一切停當，又吃了些東西，方始上好鞍轡，騎馬前進，仍由溝中繞出，走上原路。

沈鴻想起未備馬料，只給它吃了一些野草，恐其不飽，意欲前途尋一村鎮打尖，將馬喂好，買些草料，連夜上路。一看天色已將入夜。正說方才曾有大隊人馬走過，前途未必有什大的鎮店，這馬沒有吃的，如何是好？忽見前側面高地上現出大片樹林，四面均是田畝環繞，暗影裡卻未見有房舍。

隱聞鑼鼓之聲，仰望天空星月無光，像要下雨光景。再走一段便是一片漆黑，風中時有兩點打，道旁高地忽有燈光現出，鑼鼓之聲也越喧鬧，料知前見村莊想是有什廟宇，正在唱戲酬神。姜飛先覺目前到處荒亂，這孤懸曠野裡的村莊未必是什好所在，後聽鑼鼓熱鬧，料是酬神唱戲，趕會人多也許無事，如其下雨也須覓地躲避，便把馬頭一偏，由田野中走了過去。

到後一看，當地乃是一圈城堡，外面還有護莊壕和吊橋，堡門大開，燈火通明，內裡果在唱戲，忙同下馬走上前去。剛到門前，便有兩個手持長槍的壯漢喝問來意。姜飛說是投宿避雨，並借馬料。壯漢還未及答，忽有一人走出，朝二人一馬看了兩眼，立請同進。姜飛見裡面地方廣大，環著土城均是大樹，外面又有大片樹林圍繞，恰將土城遮沒。遠望只是密層層一片樹林，不近前決看不出。內裡房舍高大整齊，並有兩道小河和大片池塘，到處燈火通明。當中大片空地高搭席棚戲台正在唱戲。

正面台前有一片小平台，上面放著二三十把講究椅子和躺床，似是主人全家和至親貴友，面前放著茶酒瓜果之類，氣派豪華，並無廟宇神位。看的人男女老少都有，數並不多，共只三數百人。除平台兩旁和蘆棚周圍侍立的青衣壯漢而外，是看戲的人都有座

位。

心想荒亂年景，這家還有如此豪華場面，又是自家作樂，並非謝神，這一台戲要費多少人力財力？單所點燈燭就是一筆大數，足夠人口之家好幾年吃用。照此情勢，主人不是官私兩面都有勢力，家財又極豪富的地主惡霸大紳士，便是平日所聞那些洗手納福的綠林中有名人物。

早知如此，不來也罷，心方懷疑不定，領路那人是個年約五旬的老頭，裝束也頗整齊，不像下人，忽令二人等在一旁，自往蘆棚平台走上，向中坐一個身材高大、年約四旬、手戴鐵搬指的人低聲說了幾句便退將下來，重領二人往側面假山後繞去。

山後一列平房，有十好幾間。東首兩間還有許多人在划拳轟飲。西首兩間窗明几淨，炕床被褥甚是講究。那人走到窗前忽然立定，喊了一聲，便有一個青衣少年由房中趕出，將馬接去，把行李取下。那馬忽然怒嘶亂跳，倔強不去。

沈鴻心中一動，笑說：「這匹馬性子太烈，外人不能近身，承蒙主人厚意，我們途中業已吃飽，只想討點馬料，將馬喂好，便要上路。請管家兀須費事，隨便賞點馬料，就感謝盛情了。」

那人聞言好似吃了一驚，笑問：「這匹花馬幾時買的？」

姜飛插口答道：「此是兩年前朋友所送，性最猛烈，外人無法上騎，我哥哥費了許多心力方始上騎。此馬又最忠心，我們騎它百依百隨，比什麼都靈，外人就難說了。」

那人略一尋思，又朝人、馬看了兩眼，笑說：「此馬好似哪裡見過，也許被我認錯。既然如此，那旁樹下有一木棚，將它放在裡面就近喂養，二位老弟也好照看。不過現將變天，少時恐有傾盆大雨，此去王官鎮有好幾十里，中間還有一段山路和兩處河流，路上又不安靜，風雨深宵如何走法。」

「乘著今日莊主辦滿月酒，你們來的采頭甚好，莊主也頗喜歡，莫如在此住上一夜，稍微歇息，吃點酒食，去往前面看戲，明早雨住起身，少受許多艱難危險，免得走在途中人、馬受傷，進退兩難，老弟以為如何？」

二人見對方談吐不俗，神情也頗誠懇，又見馬棚就在房側大樹後面，人立窗前便可看到，不由消了疑慮。心想聽說這一帶民風向來義氣，也許這家上豪與眾不同，就是綠林豪客也必洗手多年。看他勢派決不會看中自己這樣的人，只比大戶人家還要優待，同聲謝諾，答應少時天氣如不轉好，一定叨擾，並問主人姓名。

那人答說姓商，自家姓田名通；隨陪二人將馬放入棚內，吩咐少年取來馬料盆水，自陪二人往首首裡間走進。

二人看出樹後木棚並非馬廄，乃是主人存放花盆之所，心甚不安，再三稱謝，田通笑說：「小事一段，敝東好客，最喜與人方便。左近大片田地都是他的，近年年景荒亂，種田人均逃光，到處殺搶，只有商家堡種田人能夠安居度日，他們都住在莊後城裡，不怕外人搶劫。此是四夫人的別莊，慶主本家在光化縣西南山中，為了四夫人新生一子，又是頭生，唱戲謝客，明日還有一天，二位老弟如其無事不妨多住一日，戲完再走。」

沈鴻初涉江湖，姜飛出身寒苦，近年雖在時刻留心，打聽察看，到底年輕，無什麼經歷。問了幾句，見對方不曾細說，相待又極優厚，談不一會下人便將面水酒食相繼送來，甚是周到豐盛，均料主人是個豪俠有錢人家，師父和老張又有少問少管之誠，也就未往下問。

田通先並不問二人來歷、姓名，等到談過一陣，強勸了一點酒食，方始問起來意。二人途中早把言語想好，因少林寺名頭高大，打算借光，只說沈鴻是姜飛表兄，因往少林寺習武未成，回轉家鄉，路過開封，見表弟孤苦無依，自己家中還有幾畝薄產，也是孤身一人，打算帶他回去一同讀書，並想學點武藝，但未尋到名師等語。

田通先對那馬似頗注意，自從姜飛說是騎了兩年，便未再提。聽完二人所說，忽又設詞探詢：馬是何人所送，騎過了多時？沈鴻猛想起往投少林寺的人上來均須挑水和服各種勞役，忙還忙不過來，哪有工夫喂馬，廟規也必不許。在廟中熬了幾月，並未見人有馬，聞言臉方一紅。

姜飛知他誠實，不會說謊，惟恐走口，被主人看輕，連忙接口答道：「我沈大哥往少林寺時，因其父母雙亡，老家無人照看，又因此馬朋友所贈，不捨送人賣掉，將它存在開封，交我照看。否則我也無法騎它。」

田通微笑，說了一句「此馬真好」，便未再說，隨請二人去往看戲。

二人聽出主人待客雖厚，輕易不見外人，如無好友引進，平日過客均由田通和另兩同伴接待，並不見面。有那缺少盤川的，走時還送銀子。外邊走動的人都知此是他四夫人所居。本人事忙，田莊產業又多，不常在此，也就不再驚動，住上一兩天就走。

心想雙方素昧平生，主人既不肯見，落得養好精神，明日趕路，推說途中勞乏，再三辭謝。田通隨即即去。那雨早下了起來，上路已難，二人只得住下。見天已不早，對房划拳轟飲之聲已止，所有的人似已走往戲台，鑼鼓之聲越發熱鬧，主人始終以客禮相待。

田通走後，並派前見少年隨時服侍。二人再三辭謝不去，說：「主人法嚴，不敢偷懶。」

姜飛耳聽雨聲越大，當夜決難上路，莊中難得有此熱鬧，何苦使下人在外守候，便說：「我們身子疲倦，要到明早才起，請各自便。」

少年笑諾，二人也同臥倒。枕上想起，主人相待太好，明早起身無法酬謝。這樣財主，其勢不便送他恨兩。

沈鴻正說：「多送下人一點。」

姜飛機警，始終覺著自己年紀太輕，對方待人優厚，好得出乎情理，又不知他跟腳，方才暗中留神，下人雖經力勸，口中應諾，仍守房外，並未離開。年輕人沒有不歡喜熱鬧的。主人辦喜事，他卻守在外面，客人已睡，還不敢離開，法令之嚴可想而知。

就以好客而論，如何只命手下人接待，端著架子不見外客，真正豪俠好客的人怎會如此？不由生了疑心。

老張行時曾說：「江湖上什麼怪事都有，必須處處小心才可無事。」莫要內裡還有文章，便把沈鴻拉了一把，故意說道：「我們共總還有二三十兩銀子，要走大段長路，錢帶不多，看主人這樣氣派，人又如此豪俠好客，他那用人決不會計較這些，還是將來設法報答的好，省得少了拿不出去，顯得寒酸。多了路上不夠，更是急人。」沈鴻便沒有再說。

長路勞乏，地方又極舒服，二人談了一陣，姜飛先自睡熟。沈鴻心中有事，又想舅父年老，也常受當地土豪欺凌，打算老河口拜師之後，抽空趕往岳州看望。正在枕上轉側盤算，忽聽外面馬嘶之聲，心中驚疑。

姜飛已睡，也未喊醒，偷偷起身，掩住窗前一，外面雨下正大，黑洞洞的，馬房相隔雖近，一點也看不出。又有樹林蔽住，正想不是自己的馬，忽見兩條黑影冒著大雨由馬房側面相繼竄出，後面一個似已受傷，剛縱出幾步便靠在樹上，口裡喊了一聲，前面一個立時趕回，將他扶住，一顛一拐，連縱帶跳穿林而行，身法甚是輕快靈巧。

由窗前經過時，微聞「田二爺果然看得不錯，非是此馬不可，寨主立等回報，我們快走」。

底下再聽，人已走遠，雨尚未停，門外已有積水。正面廣場上鑼鼓之聲尚未停息。大雨陰黑，也不知天色早晚，雖覺所聞可疑，因見姜飛睡得甚香，一個幼童這樣精明強幹，勤儉耐勞，甚是難得。這兩日人大疲勞，明早還要上路，此時大雨，無法起身，主人這樣財勢，人數又多，如是姜飛所說惡霸強盜，已然投到他家，也敵不過。

看方才姓田的相待情景，也許沒有什麼惡念，至多看上此馬，送他了事，何必先自驚慌？反正無力抗拒，不如聽其自然，放大方些，免得二弟年輕氣盛，不捨此馬，因小失大，結果馬仍被人奪去，還要吃人的虧。主意打定，便不去驚動姜飛，自往床上輕輕臥倒。

話雖如此，再一想起那馬機警靈慧，並通人意，走得更快，許多好處，雖只十兩銀子買來，到底不捨。主人如其強奪，方才不會那樣待承，多半明朝當面商討，素無仇怨，身無多財，也不致生出傷人惡念。否則便初來時不便動強，此時夜深，人都聚在戲場

蘆棚之內，盡可下手，如何全無動靜？此馬失去固極可惜，也無法了。

正打算睡上一會，天亮人來相機應付，前面鑼鼓之聲忽止，兩也停住，跟著便見對面樹林中有兩次火光映到窗上，決計靜以觀變，也未起看。一面卻想此時戲停人散，如有舉動，現在正是時候。為防萬一，到底還是清醒的好。因姜飛事前囑咐，所帶兵刃暗器睡時照例暗藏身旁，以防萬一。

鉤連槍本在枕頭底下壓住，因聽人聲，心裡一動，不由隨手取過，握在一邊，暗中戒備，但仍未喊醒姜飛，只是留神察聽外面動靜。經此一來更睡不著。後來連聽幾次有人帶了燈火在對面林中走過，並有笑語之聲，惟恐輕舉妄動，被對方看出，反而有害，始終裝不知道，也未再起。

隔了一會，又聽那馬怒嘶和人走動往來甚急，窗外也發現兩條人影，好似隔窗往裡窺探，心方一驚，人影已隨火光閃過，忽然不見。側耳靜聽似已走開，窗外依舊一片漆黑，兩也由小而大，又下起來。因那人只在窗前略看即去，並未進房，越料主意打得不錯，對方見人睡熟，沒有疑他之念，無形中消了敵意。

如將姜飛喚起，暗中窺探戒備，一被看出決無這樣安靜。聽姜飛說，盜賊惡人下手多在三更左右，姓田的曾說戲尚要唱到天亮。此時雖還未亮，想已離明不遠。馬性猛烈，外人不能近身，方才雖聽兩次馬嘶，並未被人牽走。必是主人見此馬太好，只看了一看便即回去。

就是想要也必好好商量，隔了這些時均無人來，睡前門窗出路二弟已早看好，全都關閉，外面服侍的下人久無動靜，想也離開，一點不像有事神氣。明日還走長路，不睡一會豈不疲倦？反正有事也避不脫，還是聽天由命的好。心中一定，漸生倦意，晃眼便自睡熟。

醒來一看，天已大亮，雨還未停，只是小了許多。桌旁放有一盆面水，覺著手中已空，想起兵刃暗器不應露出，自怨昨夜疏忽，伸手一摸，已全不見。正想二弟今日怎睡得這樣香，人還未醒，回頭一看，身後已空，姜飛不知何往。二人睡在南面橫炕之上，本可睡四五人。

姜飛自覺比較機警，多知一點江湖上事，睡時特意一同臥在炕的中間，自己面窗而臥，萬一有事可先驚覺，沈鴻面朝裡臥，行李包裹放在中間。沈鴻回顧無人，再一察看，所有銀兩衣物都在，行李包裹也沒有被人動過的痕跡，只是二人兵刃暗器一件無存。

心方驚疑，回顧桌旁盆水尚熱，旁邊還有洗漱用具，明是下人準備自己起身之用，主人仍以客禮相待，心又一定，以為姜飛早起入廁，不願把兵器露出，見自己睡熟不肯驚動。故連暗器也一齊帶走。耳聽廣場上鑼鼓聲喧，戲已開場，知時不早，暗中埋怨，我們在此作客，曠野孤村，主人是什來歷全不知道，昨夜又有許多可疑形跡，天早亮透，二弟就要走開也應將我喊醒，如何悄悄起身，不言而去？

一面尋思，一面穿衣下炕。忽見門外走進昨夜少年張五，手中並還捧有兩盆早點和一小鍋米粥，熱氣騰騰，味道甚香，放在桌上，笑說：「天已不早，請尊客洗手，用點點心去看戲吧。這樣大雨，恐怕還要多留一兩天呢！」

沈鴻見主人這等待承，越發放心，稱謝洗漱，正想等姜飛轉來同吃，共商行止，偶一回頭，瞥見碗筷只得一份，心中一動，忙問：「這位大哥，可曾見我那兄弟麼，他什麼時候起來的，如何沒有喊我？」

張五笑道：「尊客不要這樣稱呼，小人張五，那位姜三爺剛一天明便自起身，因聽說你快天亮才睡，又知今日未必能夠起身，故未驚動。他由田二爺陪著，用點點心往見莊主，此時想在前面看戲，沒有回來。我見天已不早，少時還要入席，想尊客再睡一會，先將洗漱水打來，端來點心，再行驚動，請尊客吃完去往戲場就見到了。」

沈鴻疑念已消，又聽兩聲馬嘶，越覺昨夜多疑，暗笑二弟終是童心，平日那樣精明仔細，一有戲看，被人一喊就走，一去不回。不喊醒我，也未留話。匆匆吃完點心，因見主人這等勢派，行囊中這點銀子決不致失落，決計大方一點，只向張五稱謝，連托他照看的話都沒有說，便即起身。

這時到處有人往來，對面幾間房內正擺酒席座位，張五已將釘鞋雨傘備好，說要送去。初來人地生疏，也就聽之。先還不覺有異，及至走到路上，連過多人，這才看出所有男子，不同老少，差不多均是武家打扮，腰間多半帶有兵刃，有的並還是背插刀棍的短裝壯漢，行動均極輕健，也分不出是主是客。

心雖驚奇，但因主人相待甚優，也未想到別的。走進樹林又聽馬嘶，意欲就便往看，張五笑道：「此馬真個性烈，無人能近。昨夜有人往看，還被踢傷了一個，尊客沒有多日竟能將其制服，難得姜二爺那點年紀，也和尊客一樣，這大本領，誰都看不出來。此馬靈巧異常，它早吃飽，想是知道主人由此路過，想你去看看它！」

二人邊說邊走，相隔不遠，一轉就到。那馬仍和昨日一樣繫在木柱之上，想似掙扎太甚，那麼堅固的木牆已被撞壞了一半，牆板也有兩處踢碎。旁邊放著極好的草料，所飲水中並有酒味。身上傷處藥已敷滿。沈鴻問知姜飛曾往為馬洗傷敷藥，但是藥色不同，有的傷處並還用布包紮。

原來主人聽說那馬週身是傷，先曾命人醫治，無奈馬見生人亂避亂跳，誰也無法近身。後由姜飛親上，方始馴善。此時不知何故又在發威犯性，沈鴻見那花馬經過早來全身沖洗，露出本身。週身黑白相間，斑紋分明，只管身有許多傷痕，照樣不掩它那神駿無比英姿，週身宛如一片白雪，上面浮著大大小小一片片的烏雲。

毛色都是那樣明明清晰，毫不相混，通體油光水滑，略一動作便閃動起無數波紋，好看已極。這時彷彿受了什麼委屈，正在發威，鬃毛根根倒立，迎風披舞，昂首怒嘶。那一雙又明又亮的馬眼凶光怒射，似要搏人而噬，說不出的威猛氣概。

本來那馬正往外掙，韁繩被它拉得筆直，繫馬的木柱也似向傾斜了些，一見主人走來，忽然息怒，歡聲低嘯。那蓬半豎起的鬃毛立時復原披倒，長尾連搖。因頭被韁拉緊，上面又加了一條極堅韌的皮繩，無法側轉，先將後半身傾向前面，貼在主人肩旁不住挨蹭，甚是親熱。

沈鴻瞥見張五見狀驚奇，似有不快之容，也未理會。這一路來深知馬性通靈，忠於主人，心中也實愛極，忙即湊上前去抱著馬頭，連連撫摸，察看傷處，笑說：「我們蒙主人十分厚待，便你也吃了不少好東西。今日大雨，不知能否起身，你好好的在此飲食休息，等到天晴上路，不可胡鬧強掙。我在此作客，如何將主人木板踢碎，聽說你昨夜還踢傷一人，這多不好意思呢？」

沈鴻原想借著說馬，表示對主人的謝意，雖然事前聲明此馬頗有靈性，對喂料的人決不為難，如想隨便騎它牽走，定必激怒反抗，不能近身。料定昨夜必是想要牽走，或有別的惡念，自找苦吃，畢竟自身是客，將人踢傷不好意思，有心表白歉意。說時微聞張五似在冷笑，不知何意，還當聽錯。

不料那馬本來將頭頸貼在主人懷內親熱，神態也極馴良。一雙目光卻不時斜睨主人身旁。不知怎的忽然一聲怒嘶，揚腿便朝張五踢去。不是沈鴻隔在當中，張五聞聲驚退，閃避得快，差一點沒被踢中。

沈鴻見狀大驚。雖料張五昨夜必已來過，將馬激怒，方才冷笑也有原因，否則不會如此激烈，表面卻不能不管，正要喝罵，猛想起昨夜曾聽多人到馬房中走動，馬又怒嘶兩三次，牆板被它踢碎，牆也撞歪。張五方才因馬論人，曾說自己本領高強，能在短時期內制服此馬，內中似有原故。

昨日和姓田的說馬已騎了兩三年，雖是假話，得馬沒有多時，張五一個下人初次相遇如何知道；並還深知此馬性情和馬的威力，豈非奇事？心念微動，忽觸靈機，見馬雖因隔遠不再踢跳，但對張五仍是昂頭怒視，目射凶光，鬃毛重又往上豎起，哪裡像馬，分明像個極猛惡的野獸，遇見仇敵正在犯性發威，蓄勢待發，稍有機會便要猛撲上前，將人咬死，神氣比初見時還要威猛惡相。

沈鴻忙即一把抓住鬃毛，故意怒喝：「你這畜生怎不聽話，我們是客，如何得罪主人？人家雖不與你一般見識，到底過意不

去，你這一身傷還未痊癒，莫非真要我打你麼？」說時，覺著那馬立時收勢。

沈鴻心方暗喜，話還未完，無意中往下一按，馬便乖乖伏倒地上。沈鴻因它腿上有傷，又剛洗過，心中不捨，忙又溫言說道：「你知認錯就好，主人處由我賠禮，不會與你計較，我也不會給你苦吃，放心起來吧。」說罷稍微一提，那馬立時隨手而起，又復原狀，昂頭擺尾，低聲歡嘯，和主人親熱起來。

偷看張五似更驚奇，便對馬道：「你好好的等在此地，我們就住在那邊房內，相隔甚近，我弟兄現在看戲，求見主人，走與不走少時都來看你，再見外人不許鬧了。」那馬一聲聲驕嘶，好似回應。

沈鴻也未在意，便隨張五起身，途中回顧，那馬探頭門外，雖未嘶鳴，目光卻注定了去路，神態焦急，恨不能想要跟來神氣，方想此馬怎的如此戀主，彷彿片刻不願離開。

張五忽然笑說：「此馬真個從來少有，我不過昨夜聽說它太好，看了一看，稍微罵了它幾句，還未近身，便這樣記恨。這樣猛惡的馬性對於尊客如此聽話，必有原因，單是武功高強恐還制它不住呢。」

沈鴻初在江湖上走動，本不知外面的事，這時忽然聰明起來，假意謙遜說：「自己雖然好武，但未遇到明師，實在是個門外漢，便是這次去往老河口，也為尋訪一位高人之故。」

張五還未及答，二人身後不知何時跟來一人。路上往來人多，沈鴻先未在意，忽聽身旁接口問道：「老河口離武當山不遠，當地果然隱居著幾位前輩高人，這位尊客尋的是哪一位呢？」

沈鴻見那人中等身材，身邊未帶兵刃，手持黑油布傘，看去甚重，二目神光閃爍，滿臉英悍之氣，一望而知不是常人，不敢怠慢，因知各位師長現正隱姓埋名，不願人知，對方來歷善惡全不曉得，更應慎重。

沈鴻停了一停方始笑答：「我尋這位老前輩也是朋友指點，只知住在武當山臥眉峰下。老河口也常來往，名姓卻不知道。」說時，忽然想起老張所贈鐵連環現在身邊，據老張說，環主人江湖上無論何方均有情面，此時觀察主人雖無惡意，決非尋常人物，江湖上定有一點名頭，此人再要追問，我便取出來試它一試。

心中打算，正在賠笑，轉問：「兄台貴姓？」那人本對沈鴻注意，見他先想後答，意頗不快，及聽人住臥眉峰下，不禁吃了一驚，隨口笑答：「小弟姓洪名景，這位高人尊兄既不知他姓名，恕我冒昧多口，那指點你的貴友總有姓名的了。」

沈鴻早和姜飛商量過，此去遇見疑難人物，取出鐵連環之時如何說法，開言便將那上刻有鐵蜈蚣的兩枚鐵連環由身邊取出，笑答：「並非小弟有什麼隱情不肯奉告，只為這位老朋友久已不在外面走動，因見小弟拜師至誠，指點明路之後，將他昔年信物送與小弟，說是有人盤問，或有什疑難之事，可將此環取出，必能得到一點照應。」

「所遇高朋貴友、前輩英雄都由他面謝，只他名姓無論所遇何人均不許說，並說他多少有點情面，對方必能看他薄面，不會與我們這樣後生小輩計較，兄台請看。此是小弟忘年知己之交，否則他這鐵連環也不會隨便送人，小弟不便失信說他名姓，還望兄台原諒。」

洪景話未聽完，已將連環接去仔細看過，越發驚奇，立時改容笑道：「想不到尊兄果有來歷，竟是環主人的好友。此環不在江湖上出現少說也有十好幾年。這位老前輩既對尊兄這等說法，小弟也不便多問。」

「這裡還有一人甚是想他，見環如同見人，小弟想將此環送他一看，少時便來奉還。天已不早，快要開席，開場的戲也無什好看。莊主初睡不久，暫時也見不到，等小弟去到裡面，再和田二兄陪了令弟姜二爺一同回來奉陪，同飲幾杯吧。」

隨喊張五：「你送這位尊客仍回原房，我和田二爺談上一會就來陪客。既有鐵蜈蚣雙環信符，已與方才所說不同，你們聽信好了。」說罷含笑點頭便自別去。

沈鴻聽出內中有事，想起姜飛為人精細，決不會獨自起身，一去不回，並且起床之後才響鑼鼓，也與張五所說前面看戲之言大不相同，先頗驚疑，繼一想，看對方神氣，鐵連環似已發生效用。

事已至此，還是越鎮靜越好，從容笑道：「我本意往謝主人，並非為了看戲，既是剛睡，我就不再驚動了。」

張五先對沈鴻雖也客氣，但是說話隨便，並不十分尊重，歸途忽然改樣，恭敬非常。二人行離戲場已近，回來還有一段路。

還未走出樹林，張五忽然笑說：「我命他們打掃房間，不知收拾清楚沒有，我到前面看看，尊客隨後來吧。」說完如飛馳去。

沈鴻看出張五神態有些慌張，中途並還兩次回顧，料有背人之事趕往準備，故意慢走，裝看沿途風景，暗朝前面留心窺探。目光到處，瞥見張五業已趕進對面房去。跟著便見另和一人拿了自己行李由對面房中跑過，越知有異。

正待停上一會再走，忽聽樹後有一女子聲音低聲說道：「你不要怕，包你無事，暗告姜飛以後遇事話要少說，像你這樣沉穩才好。」

口音甚熟，好似哪裡聽過，轉眼一看樹後那人頭帶一頂范陽氈笠，穿著一件黑色油布雨衣，腰間好似插有一口寶劍，頭上並有一朵小紅花，氈笠戴得甚低，連眉毛也被壓住，又低著一個頭，看不清面目。身材雖然不高，裝束卻不像是女子，這樣打扮的人莊中甚多，有的比他還要顯得武氣，語聲更急，匆匆說完便往斜刺裡穿林而去。

這時雨勢漸大，往來的人不是帶有氈笠，便撐著雨傘。那人腳底一雙短統快靴，身法輕快，外人眼裡彷彿是由旁走過，決看不出是在說話。大雨之中，往來的人走得那快，也無一人留意。正想此是何人，從未見過，怎會這樣耳熟，並還像個女人口音。

忽聽對面呼喊，傳話廚房快備上等酒席，隔著前面的樹一看，正是張五朝一提盒飛馳的人發話，回顧黑衣人所行之處正是馬房那面，走到門前，二次留意，已不再見出現，馬也沒有嘶鳴。張五已忙著接過雨具，接去雨靴，接到房中請坐獻茶，加倍慇懃。

明知雙環效用，主人業已另眼相看，就有惡意也必打消。張五送上茶煙，人便退出。比起昨夜常守在旁。呼之不去、不時還要插口探詢神氣迥不相同，心中不解。側顧那兩件行李仍放原處，真是不曾動過，索性大方到底，也未往看。雨是越下越大，正愁當日難於起身。

姜飛忽然拿了把傘由雨中飛馳而來，進門傘還未放，先往房中探頭。一見沈鴻在內，方轉喜容。所穿雨靴又長又大，匆匆脫下，由張五接去。剛往裡走，沈鴻本要迎出，因見姜飛神情急遽，先憂後喜，好些失常，一手並還拿有兵刃，彷彿抓起就走，連那三折鉤連槍均不顧好好收起，匆匆便趕了來。

來路又非戲台一面，料已發生變故，否則不會如此。又見張五一面在接雨傘，目光偷視自己，決計沉穩到底，以靜制動，等他進來問明再說，便裝倒茶，重又坐下，故意埋怨道：「二弟真個貪玩，如何也不喊我一聲？」剛說兩句，姜飛已趕了進來；同時對面房中有人喊了聲，張五立時應聲趕去。